

雪燃
作品

中国首部集悬疑、推理、新闻界、职场于一体的官场长篇小说。

新闻的 第三只眼

Xinwen de Disanzhi Yan

女鬼惊现人间，招商科长坠崖身亡，江都市上空鬼影重重。
是灵异事件确有其事，还是新闻界炮制的假新闻，或是官场的移花接木之计？
新闻记者暗查黑幕，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雪燃
作品

新闻的
第三只眼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的第3只眼/雪燃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4

ISBN 978-7-221-08931-1

I. ①新…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6132号

新闻的第3只眼

作者 雪燃

责任编辑 杜培斌 耿芸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240千字

印张 18.75

定价 29.80元

楔子

还差 20 分钟就到 11 点了,按照约定,谢宝钢调转方向盘把车往花溪别墅小区的岔路口开去。

还没到岔路口,谢宝钢就看见前面有一个女人在路中间向车招手。

借助车灯,谢宝钢看见这女人个子高挑,如瀑的长发散落在修长的脖子上,穿白 T 恤、牛仔裤,合体的着装把她丰满而不失苗条的身子衬得凹凸有致,立体而美丽。

出租车刚一停下来,女人就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拉开车门,说:“师傅,我到双河镇。”

“你是市招商局的吧?”谢宝钢怕拉错了人,故问了一句。

女人听他这么一问,先是愣了一下,待上车坐定后才说:“我是市招商局的。师傅怎么认识我?”

谢定钢没有回答,也没有回头。

女人又说:“我妈妈病重,我得赶紧回去,师傅你可不可以开快点?”

谢宝钢还是不说话,他已经确定上车的人就是自己要接的人了。他坐直了腰,平稳地把握着方向盘,朝着夜色中的双河镇驶去。

这是7月15日的夜晚11时20分。

傍晚的时候,在闷热了20多天之后,老天爷突然下起了暴雨,暴雨下一阵停一阵,前前后后下了近两个小时,久盼甘露的人们欣喜若狂,暴雨之后,气温也有所下降,使人们烦躁的心情得到了一丝平静。

出租车很快就驶入了双河镇的地界,双河镇距江都市50多公里,是江都市的后花园,更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农业观光旅游镇,双河镇人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步入小康社会的。

出租车驶过一个弯道后就把江都市的万家灯火彻底抛在了身后,驶过一段斜坡后进入了峡谷地带,公路依山而筑,右边就是悬崖绝壁,四周很黑,伸手不见五指,谢宝钢把车灯调到了最亮。

忽然,谢宝钢发现前面公路上躺着一位白衣女子,他一个急刹车,把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的女人也惊吓了一跳,女人忙惊恐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谢宝钢一边按喇叭一边回答说,前面公路上有一个女子。

女人也直起腰去看,透过玻璃窗,她看见前面差不多七八米的地方,果真躺着一个白衣女子。也许是被喇叭声惊醒了,公路上的白衣女子缓缓坐了起来,谢宝钢和女人都看清楚了,那是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漂亮女子。

接着,谢宝钢和女人都发现,白衣女子身下还有一滩血迹,把她的裙子边沿部分也给染红了。女人问:“她是不是被车撞了?现在有的司机就是缺乏道德,把人撞了就逃之夭夭。”女人说话间,谢宝钢已把车缓缓开到了白衣女子面前。

谢宝钢下了车,他听见女子在痛苦地呻吟,便关切地问:“你是不是受伤了?”

白衣女子回答:“我被车撞了。”

“你不要紧吧?要不要搭我的车?”谢宝钢说。

白衣女子不说话,只是伸出一只手,谢宝钢忙伸手去牵她,当女子的手和谢宝钢的手接触时,谢宝钢觉得有一种冰凉彻骨的寒气从女子

手上传过来直通全身。好心的谢宝钢把白衣女子扶上车，坐在了他旁边的副座上。

谢宝钢发动了车，坐在后排的女人关切地问白衣女子的伤势和事情经过，又问她家在哪里。

白衣女子忽然哭了起来。白衣女子说她已经被人撞死两年了，但一直都没有人救她。女人觉得白衣女子说的话很奇怪，以为她是被车撞糊涂了，就说：“妹妹，你的头被撞了吧？如果伤势重就得马上去医院。”

谢宝钢拿起放在方向盘旁边的手机打120叫急救车，但电话接不通。女人也拿出手机拨打，同样没有信号，女人有些急了，骂了句：“这个鬼地方，怎么就没有信号呢？”

女人又对白衣女子说：“要不是我妈妈也病重，我就叫他先把你送医院。”

突然，专注于开车的谢宝钢听见后排女人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叫，扭头一看，坐在自己旁边的漂亮女子突然间变得血肉模糊，狰狞恐怖。谢宝钢惊得背心陡冒冷汗，手里的方向盘也出了问题，车一下驶出了公路，就在他清醒的一刹那，他不顾一切地撞开车门，倾斜的车体把他倒了出来。与此同时，出租车滚下了悬崖，接着是一声轰响，接下来就见火光冲天……

以上是《江都日报》7月18日社会民生版刊发的本报记者凌子江写的报道《路遇美丽女鬼 出租车坠下山崖》一文中描述的事件经过。报道中还说：车祸发生在11点50分左右，事发现场在江都市区通往双河镇的手爬岩下，燃烧后的汽车残骸和那具被烧焦的女尸惨不忍睹。经鉴定，死者是江都市招商局招商科长许梦。奇怪的是，在距事发现场不足20米处，还发现了一具尸骨，据鉴定报告，这具尸骨为女性，死亡时间至少在两年以上。有人怀疑，这具尸骨很有可能就是谢宝钢遭遇的那个女鬼……

报道中还说：出租车司机名叫谢宝钢，今年36岁，就在车坠落悬

崖的一刹那，谢宝钢跳了车，所幸的是谢宝钢跳车后掉在了半山腰一块凸突的岩石上，虽然左手骨折，但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谢宝钢说，那肯定是一个女鬼，只有鬼的身体才是冰凉的，只有鬼才会变化多端。谢宝钢表示，他遭遇女鬼的经过绝无半句假话，句句是真言！

公安、交通等相关部门对事发现场勘查后也认定，该司机系在极度惊吓中错将油门当刹车，方向盘操作失误所致，和谢宝钢讲述的事情经过完全吻合……

传说中的女鬼真的来到人间了吗？世界上真的有鬼魂吗？这个报道就像一枚炸弹在江都市乃至全国炸开了锅，各大小报刊、网站纷纷转载或摘编。

鬼来了！江都市民躁动不安。

鬼来了！往日沸腾的夜生活，如今门庭冷落，怕鬼的市民早早地把自己关在家里。江都市在 10 点钟以前就进入了睡眠状态。

鬼来了！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生生死死，每年要死多少人，每年就有多少孤魂野鬼。

地球上生活着的不仅仅是人类，还真有灵异生物？这些灵异生物是生活在传说中的地狱，还是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

尽管目击者言之凿凿，但还是有很多市民对女鬼持怀疑态度，他们在互联网上发帖，在 QQ 上议论，还有市民在网上责问：“女鬼车祸事件发生在 7 月 15 日，为什么《江都日报》7 月 18 日才报道出来？”

目 录

楔 子	1
第 1 章	1
第 2 章	10
第 3 章	20
第 4 章	29
第 5 章	40
第 6 章	47
第 7 章	55
第 8 章	64
第 9 章	74
第 10 章	84
第 11 章	94
第 12 章	105
第 13 章	114
第 14 章	122
第 15 章	132
第 16 章	141

第 17 章	151
第 18 章	162
第 19 章	171
第 20 章	181
第 21 章	188
第 22 章	199
第 23 章	207
第 24 章	216
第 25 章	226
第 26 章	238
第 27 章	248
第 28 章	258
第 29 章	269
第 30 章	280
第 31 章	285

第1章

侯孝丹在自己办公室和下属说话时一般都不坐在办公桌前,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无形中就拉开了领导和员工的距离。侯孝丹很注重这点,她希望自己给员工的感觉是平易近人,有亲和力,而且还要尽量表现出谦和。要想把报社领导当好,要想职工们信服自己,就必须保持这样的态度。

凌子江刚在办公室坐定,电脑旁的电话就响了。

“喂,是《江都日报》吗?我找凌记者!”打电话的是女声。

“我就是凌子江,请问你有什么事?”凌子江操起电话有些无可奈何。

“凌记者,我是一位民工,我看了你写的报道。”

凌子江有气无力地说:“谢谢你关注《江都日报》……”

女声又说:“我认真读了你的文章,觉得时间上有问题,因为你说的遭遇到女鬼的那段时间我正好路过那里……”

“对不起,我现在正忙着,不想再过问那件事。”凌子江打断了对方的话,“这是公安、交通部门定的案,我只能如实记录,因为我是记者。”说完就搁了电话,有些疲惫地坐在靠背椅上。

“凌老师早啊!”古鹏笑着走进了办公室,热情地招呼他。

古鹏是今年初才应聘来江都日报社做记者的,按照惯例,新来的记者都要由有工作经验的老记者带上半年,然后再对新记者进行综合业务考核,能者留用,否则淘汰,一年后新记者经过综合考核后才有资格转正。和古鹏一起到报社的有8名记者,分别由8名资深老记者带。古鹏暗自庆幸自己的老师是凌子江。

凌子江是江都市记者圈里有名的暗访记者,他平时沉默寡言,长相平平,但他热爱工作,做事认真踏实。他常常告诫古鹏,要想写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闻,就必须深入到老百姓中去,体恤民情,关注民情,没有亲眼所见、亲自面对当事人的新闻就不要写。

以前,凌子江是时政要闻部的记者,时政新闻大都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跑,领导去什么地方调研、领导会见了什么人、开了什么会、讲了什么话就是时政记者要写的内容,写出来的新闻也是干巴巴的,千篇一律的八股文,而且还不能把领导的话写错了,要用高度的政治觉悟去领会领导的讲话,然后还要去粗留精,让领导满意。如果把领导的话写错了,或者没有抓住领导讲话的精髓,只要领导打个电话到报社,倒霉的就是记者,轻则写个深刻的书面检查,重则扣奖金、罚款。

凌子江不喜欢无休无止地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跑新闻,更不愿意写那种千篇一律的八股新闻。他多次找报社领导要求更换部门,但领导总是一副以工作为重的严肃面孔对待他,还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凌记者,你要理解,我分配部门都是多方面考虑了的,时政部就是报社的核心部门,就是我们这张报纸的重头戏,就是报纸的脸,我们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是为了什么?那就是对你的信任!时政部记者就需要你这种稳重老练、工作认真的记者去干。这么多年来,时政部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走的走,来的来,我为什么没有换你,你该明白吧?”

领导还说:“那些调出时政部的记者哪个没有犯几次错误,扣了上千元的奖金!只有你凌子江,保持着没有犯错误,没有扣过一分钱的纪录,难得啊,你是我们江都日报难得的好记者。”

凌子江很认真地听着,领导说的话也是实情,谁好谁孬领导心里有一杆秤,然而,领导又哪里考虑过他的辛苦,又怎么能体会到作为时

政记者的苦衷？因为时政新闻的生命就是时效性，所以白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采访，等领导工作完了去酒店吃饭休息了，他凌子江还要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报社，甚至还时常饿着肚子，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去写稿子。早上出门、深夜回家就是他凌子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作息

时间。

“你把家当旅馆了，一天到晚就只晓得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跟就跟嘛，领导也没有把你看上眼，和你一起进报社的人调的调走了，升的升官了，可你混了这么多年还是一个跟屁虫！”凌子江的妻子刘光平是江都市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结婚 5 年，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和凌子江的这种生活了，便骂骂咧咧地要离婚。

凌子江忍，他心里也觉得对不起她，自己这样的工作、这样的作息

时间还真的把家当成旅馆了，因为对妻子有愧，他才如此忍受，才想方设法弥补妻子渴望享受的那份家庭温情。但有一天，他发现妻子有了外遇，这是他不能容忍的背叛，于是他们离婚了，离婚时他把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房子拱手让给了她，凌子江爱她，他知道她之所以背叛他，主要的原因还是在自己。他把这个三室一厅，价值 38 万元的住房给她，也就是在弥补自己对她的愧疚。凌子江的高姿态让刘光平大惑不解，她原以为凌子江会和她大吵大闹，然后声嘶力竭地吼她滚，然而，凌子江没有这样做，还心平气和地说：“希望你过得幸福！”刘光平哭了，哭得很伤心。刘光平说：“子江，对不起，我知道你很爱我，是我对不起你。”凌子江挥挥手，提着只装有自己衣服

的皮箱离开了家。

离婚后，凌子江变得沉默寡言，他在市区租了一间民房，过上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有时候采访回来写稿子晚了，索性就不回家，在办公室过夜。“没有能力改变就全身心地适应，并投入地爱一次吧。”这是凌子江 QQ 上的签名，他是在告诫自己。

凌子江除了工作，又不喜欢社会活动，更没有像别的同事那样天天和领导套近乎、唯命是从始终和领导站在一起。凌子江喜欢提意见，眼睛里见不得沙，见到不公平的、自己看不惯的东西，他就会坦诚

表露,就会当面给领导和同事指出来,有时候弄得领导和同事都很难堪,同事们都说凌子江的情商太低,不知道人情世故。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永远在记者岗位上默默工作着,和他同时进报社的女记者侯孝丹已经从经济部主任做到了江都日报社总编辑兼社长的位置上了,他仍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

不过两年前,侯孝丹担任总编辑兼社长后把他换到了社会民生部,还张罗着给他介绍女朋友。侯孝丹说:“老同学,我理解你,你也该找个女人成家了,工作要做,事业要追求,但女人不可无,家一定要有,而且家庭还一定要温馨。”

凌子江很感谢侯孝丹,侯孝丹除了对他个人问题的关心,更有一份深刻的理解。

到社会民生部后,凌子江觉得大脑里那根紧绷的弦突然间松弛了,压力也减轻了,但他同时也发现社会民生部其实和时政部一样重要,时政部重领导,社会民生部关注的是与百姓相关的热点问题,但《江都日报》的现状却是重时政轻民生。有人说日报是为领导阶级办的,晚报是为老百姓办的。《江都日报》首席记者丁洪是时政部的记者,要说论资历、论能力,凌子江完全高于丁洪,其实这也是江都日报采编人员有目共睹的,但凌子江就是比不赢丁洪。据说,丁洪这个首席记者的位置还是市委某领导亲自过问的,资历算什么,能力算什么,这些都比不上领导的一句话,现状就是如此,你再有怨言也只能埋在肚子里,你就是把喉咙给喊破了也只能自认倒霉。

社会民生部的民生新闻虽说有点小题大做、鸡毛蒜皮,但这种采访有意义,这样的新闻写起来得心应手、文风活跃。侯孝丹任总编兼社长后想方设法把社会民生部亮起来,按她的话说“不能让别人指责我们社会民生部死气沉沉”。现在的江都市媒体竞争激烈,谁关注民生,谁就能赢得老百姓,谁就能在市场上占到更多的份额。

近些年来,江都市的媒体如雨后春笋,晚报、晨报在主体报的基础上又生出了几个像《旅游新报》、《新生活》、《新女性》这样的“儿子儿孙”,其目的就是要全方位地满足读者口味,更多地占领媒体市场。

《江都日报》在江都这片土地上历来都是高高在上的，日报历来是媒体中的核心报，许多有关市委市政府的方针政策都是通过日报传达出来的，每年江都市上上下下——从市委市政府到区县再到乡镇，哪个单位没有订报任务？可以说订日报也是各级党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江都日报》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但每年的订报工作也让人头痛，到各单位宣传发动订报就成了每年年底工作的重点，耗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些年报刊也市场化了，订阅工作更难做，以前订阅日报基本上是强制性的，而现在，变成了一半强制一半市场化，如果公关工作做得不好，别人就不买账，最多是迫于无奈把强制的那部分任务完成了事。如果公关工作做得好，别人不但痛快完成规定任务，还可以多订阅。

侯孝丹也明白仅靠强压和公关是完全不够的，更大更广阔的读者还是普通市民，市民才是《江都日报》生存的土壤，因此，侯孝丹上任后调整了日报的内部结构，拟定把重点放一部分在社会民生部，办好社会民生新闻，办成江都市的领导和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的报纸。

前不久，市委市政府决定整合江都市信息传媒资源，拟定成立以《江都日报》为核心的江都报业集团，把《江都晨报》、《江都晚报》、《江都法制报》都收录到报业集团来，不仅如此，还准备联合江都出版社成立报业出版公司，推出江都特色的文化品牌，力争在全国出版业界占到一席之地。而可靠消息说，担任报业集团总经理或总社长的人选就是侯孝丹，这是她这一辈子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她的一种野心。侯孝丹常说，女人不能为爱情而活，也不能只为家庭奉献，女人也该活出精彩，和男人一样的精彩。侯孝丹对实现这个理想胸有成竹。两年来的事实证明，《江都日报》不但变了脸，还变成了从市领导到普通老百姓都喜欢的美丽面孔，成了江都市报刊的一面旗帜，而成立江都报业集团江都报业出版公司也指日可待，侯孝丹成为江都市唯一的报业集团总裁也稳操胜券了。

这些成绩的取得，凌子江功不可没。

凌子江到社会民生部后,如鱼得水。他天生一副侠肝义胆,对老百姓的问题特别看重,有他对这个神圣职业的热爱和全心全意的工作态度,再加上有侯孝丹这样的老同学的鼎力支持和赏识,他的采访报道深入而细致,能很好地抓住老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报道,特别是凌子江的暗访报道揭露出许多社会问题,有的报道还成了市委市政府了解民情的参谋,因此,凌子江在短时间内就成了江都市叫得响的记者,市民还送他一个“暗访记者”的称号。侯孝丹也私下给他许过愿,等下次报社改选或者年底江都报业集团成立时,社会民生部主任的位置就是他的。

古鹏见凌子江有些疲惫,便轻声问:“凌老师,昨晚又出去采访了?”凌子江看都不看他一眼就答应了一句“没有”。

“老师,我去给你泡茶。”古鹏见凌子江的茶杯还是空的,就伸手拿过茶杯。

凌子江说:“不了,一会儿要出去采访,我约了当事人上午9点在世纪茶园等。”

古鹏笑着问:“我也去吗?”

凌子江反问:“你认为呢?”

古鹏说:“我就是想去。”

凌子江不再说话,弯腰按下了电脑主机上的开机键,显示屏闪了几下,桌面上出现了那张秋色画面,同时,左下角的邮件图标闪个不停,凌子江点开电子邮箱,里面有十几个未读邮件,第一个邮件是一位读者发来的,内容是关于那个女鬼车祸新闻的,凌子江点开第二个邮件时,桌上电话响了,凌子江接听电话后对古鹏说了一句:“我去侯总办公室一下,你等着,9点钟我们准时出去。”

侯孝丹今天穿一条黑色长裙,因为皮肤白净,加上她身材高挑、五官标致,黑色连衣裙把她衬托得妩媚动人,34岁的女人看上去也只有二十几岁。凌子江去的时候她正躬着身子在倒水。

“侯总早上好!”凌子江站在侯孝丹办公室门口轻声叫了一句。

侯孝丹忙直起身子,笑盈盈地说:“请坐吧。”她把手里的茶杯递到凌子江手里,又用嗔怪的口气说:“看你这个老同学,以后到我办公室别总是‘侯总侯总’地叫,就喊名字嘛。”

“这怎么行?”凌子江笑笑,“再说,我已经习惯这样称呼了。”

“请坐嘛。”侯孝丹说,“请你来主要有两件事要和你谈。”

凌子江在黑色皮沙发上坐下来,侯孝丹也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了下来,脸上堆着笑容。与侯孝丹面对面坐着,凌子江还有些不自在,不好意思看她,就低着头吹浮在茶杯上的茶叶。

侯孝丹在自己办公室和下属说话时一般都不坐在办公桌前,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无形中就拉开了领导和员工的距离。侯孝丹很注重这点,她希望自己给员工的感觉是平易近人,有亲和力,而且尽量表现出谦和。报社的老职工多,资历都比自己深,要想把报社领导当好,要想职工们信服自己,就必须保持这种态度。

“子江啊,又过了差不多一年了,难道你心里就没有一个中意的女人?”侯孝丹仍然笑盈盈地说,“一个人生活总是不太方便吧,生活上总该有人照顾才对。”

凌子江小喝了一口茶,然后抬起头看着侯孝丹,说:“记者这行业是受人尊敬,老百姓有困难也喜欢找记者,但落实到具体的生活上,可能他们又会嫌弃我们。”

“这话可不完全对哟。”侯孝丹欠了欠身子说,“该不是你凌大记者眼光太高了吧?但不管你怎么想,我这个老同学还是要管管你的事,我就直说了吧,昨天,我有个朋友托我给我的朋友物色一个男朋友,我当时就想到了你。你看……”

凌子江看了侯孝丹一眼,又马上把目光移开,在漂亮女人面前凌子江总是显得有点不自在,况且这个漂亮女人还是自己的上司。离婚这些年来,凌子江处过两个女朋友,而且两次都是侯孝丹介绍的,但两次都没有成功。

“那个女的今年27岁,有过短暂的婚姻,不过没小孩,人聪明,形

象也不错。”侯孝丹又补充说，“我见过她，是个过日子的人，不像社会上那些女人挑肥拣瘦的，而且还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见凌子江不说话，侯孝丹又说，“你不会是对婚姻彻底失望了吧？”

“那倒没有。”凌子江努力挤出一点笑容说，“只是，我担心自己爱不起来。”

侯孝丹笑了：“我知道男人喜欢主动去爱，女人喜欢被爱。爱与被爱的性质差别很大，也是人的天性。但你放心，我给你说的那个女人，你接触她后一定有爱的冲动，你这种侠肝义胆的男人，爱的就该是那种温柔可人的小甜心。”侯孝丹笑得很认真，她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凌子江的本质，“那就这样定了嘛，今天晚上我请客，你们见见面，有感觉你就去追，把你采访新闻的干劲拿出来。”

凌子江也笑：“谢谢你这个老同学了。”

“现在不是谢的时候。”侯孝丹又压低声音说，“等你把她哄上床了，再谢谢我嘛，哈哈……”

侯孝丹又起身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包中华牌香烟递给凌子江，说：“抽烟，抽烟，昨天去开会，刘经理硬要发一包烟给我，这个战利品就归你了。”

凌子江也不客气，抽出一支点燃，吐出烟圈。

“很多女人都讨厌男人抽烟，不过我倒觉得好抽烟是男人本色。”侯孝丹说，“男人抽的是烟，吐出来的却是事业，像你凌大记者嘛，抽烟与写作应该是不可分割的。”

凌子江看着她说：“如果天下的女人都这么想，你说，这世界上什么最赚钱？什么利润最高？”

侯孝丹笑着说：“当然是香烟啦，一本万利嘛。”侯孝丹笑得很快乐，凌子江觉得就像又看到了大学时候的侯孝丹。

“最近，你有没有接到市民的电话或来信之类的，反映那个灵异事件和车祸的事？”侯孝丹稍稍停顿后问。

凌子江说：“当然有了，而且还很多，那帮人反应特别强烈，都说灵异事件是无稽之谈。”